

綱鑑易知錄

第一函
十二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七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中宗皇帝

附武后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綱丁酉十四年

周武氏神功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夏四月

周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

善已致仕會契丹

見上卷第十

作亂起為滑州

今直隸大名府滑縣

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

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綱六月周

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

見上卷第四

誅人

不可勝計

自言才比石勒

見三一

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

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

武后女

與皇嗣

睿宗

廬陵王

中宗

南北牙

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

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

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

見十一

時人無不痛昭

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卷第九

綱周以武承嗣

武三思同三品綱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見上中丞綱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

章事書仁傑進用例書周以恒辭也此其不書周何仁傑心乎唐者也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諸行宮之召綱目於其始

唐者也他日帝既在東都周之復為唐已決則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無嫌矣

綱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氏改東都為神都矣此其復稱東都何正名也神都武氏所

舊名所以正始也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職風沐

雨莊子天下篇昔者禹之湮洪水也沐甚雨櫛疾風郭象註櫛梳也冒驟雨而沐髮衝疾風而梳頭親冒鋒鏑的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

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

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附合食於先祖曰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

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元首也君股

肱臣也虞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

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鳥能言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

翼二子中宗睿宗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

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官名唐百官志控鶴府有監有丞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嗣聖十七年改為奉宸府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

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

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乘間開

狄仁傑從容說武后

狄仁傑勸武后召還廬陵王

吉頊從容說張昌之昌宗

秋仁傑足繼祁奚

藥籠中物無何可一日

蘇摸校

秋仁傑安撫河北

乘空開處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見三承嗣

快快遂發病死綱秋八月周以秋仁傑兼納言目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

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見上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左傳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晉侯問

嗣焉稱解狐其雖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晉解音蟹○午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美能舉善矣稱其雖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註奚之子赤職

之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

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

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綱九月突厥陷趙州今直隸真定府趙州周刺史高叡

胃死之綱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賜姓武氏河北道見四二卷第九元帥秋仁傑副之

以討默啜抄○突厥君長名綱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目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

事不宜明白但摸校校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校綱冬十月周以秋仁傑

為河北道安撫大使目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

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逼

情危且圖賒緩也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眾情恐懼怨之則反側自安伏

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綱周以姚元崇

同平章事○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今河南彰德府王書旦嘗為皇嗣矣於是廢之則不書廢何不予武氏之法之立之也故旦終始書豫王自皇帝廢為皇嗣書

以自皇嗣廢為相王亦書以

狄仁傑嘆
婁師德

制馬三物

綱已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春正月帝在東宮。綱秋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性沈

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

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

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

見上卷。第四。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綱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平陽縣尉。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上之

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

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飲於去聲之無多言。昔太宗有

馬肥逸。無能制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槓。職瓜反三

匕首。短鞭之不服。則槓其首。槓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

朕匕首邪。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

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

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

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

執轡繫巾

狄仁傑薦張柬之

卒成反正之功

桃李盡在

宮門

周復以正

月為歲首

蘇安恒疏

請禪位東

宮

如是不可如何。**綱**十二月。周以狄仁傑為內史。

綱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夏六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法書仁傑

自帝還東都以來拜官書周已屢矣無嫌也其卒也復不書周何者仁傑之始終為唐也是故大臣年不書諡自裴行儉一書之於是再見大臣卒書本官惟仁傑官書中宗所贈爵書睿宗所封所以殊仁傑於諸臣也此綱目之特筆也一人而已矣

目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諍太后每屈意

從之嘗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轡。控馬而繫計之屢

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

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

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

后擢為洛州今河南河南府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

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

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詳沿革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

傑曰天下桃李謂所薦門生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

宗時追封梁國公。**綱**冬十月周復以正月為歲首。**綱**辛丑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春正月帝在東宮**目**是歲武邑今直隸真定府武邑縣人蘇安恒上疏太

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

下

三月雪

瑞雪瑞雷

三足牛

李迴秀出妻

蘇安恒復上疏

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
 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綱三月
 雨去聲雪法書記異目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
 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
 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後為去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
 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孟明其失也書說稷注大言而疾曰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謂三非其久政教
 不行之象也太後為之愀然然之貌綱夏六月周以李迴秀同平章事綱迴秀母本微
 賤妻叱媵婢送女從嫁為媵婢母聞之不悅迴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是迴秀曰娶妻本
 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綱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綱天官侍
 郎崔玄暉委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見上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
 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綱周以郭元
 振為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都督
 綱士寅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目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
 堯祖高文武宗太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
 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

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

后亦不之罪。**綱**周設武舉。**綱**秋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鉤。書為武氏書也。武氏以陰侵陽。且極矣。故次年而日食之既終。網目書日食不盡如鉤。二舍是無書者矣。一見四九卷十一。

目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見四二卷九。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

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府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

莫不洗聲先上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

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甯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

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綱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秋。九

月朔。日食。書食既大變也。往平九月不盡如鉤矣。於是九月又食之。既武氏法之陰珍已極。極則反矣。後二年而武氏即世。變不虛生信哉。

忠為高要尉。流張說。悅於嶺南。**目**初。元忠為洛州。今河南府。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

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

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開吏事。不如季昶。太后默然

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承其乏也。左傳成公二年攝官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

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惡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

后

宋璟激張說

張廷珪激張說
劉知幾激張說

朱敬則抗疏理魏張

王峻申理元忠

張易之憚宋璟

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環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史者紀事之書，謂之青者，蓋古人以火簡而史亦謂之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竟敗元忠高要。」今廣東肇慶府尉說流嶺表。即嶺南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即廣東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見三三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所激，顛沛顛沛離也無恨。環歎曰：『環不能伸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環，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

中丞奈何
卿五郎

楊再思為
高麗舞
蓮花似六
郎
戴令言兩
足孤賦

姚元之薦
張柬之

一人何乃下坐。環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稿謂環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環曰：以官言之，正當謂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環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去聲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致堂胡氏曰：宋環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環言而受使事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逢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綱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綱**同平章事朱敬則致仕。**目**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綱夏四月，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暉同平章事。**綱**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綱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內史。**目**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

見四一再思欣然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平聲張昌宗之美，

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綱**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目**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楊再思出為長社。

見二十令。**綱**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

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書自革命以來，凡封拜皆書周以

富夏衛城南為唐者也。自東之相而帝有復位之書矣。綱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

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

目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

張東之等
討武氏之
亂

顏記江中
之言

桓母

以東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綱**十二月。周以陽嶠橋去聲為右臺侍御史。**目**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御史職討奸猾如鷹鷂之搏擊鳥雀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綱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目**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二見上司馬袁恕已謀誅之。東之謂羽林宿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高宗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監汝易之昌宗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聲上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顏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見四四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

張柬之等
不能為居
室討罪人
武氏九罪

聖人例以
孫書
恩輕義重

大臣斷大
事而無學

姚元之獨
鳴咽流涕

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無武
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起驚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
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昔天皇以愛子託
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
於是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

綱遷太后於上陽宮

在河南府閩鄉縣閩音焚

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致堂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

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感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
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
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
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
而義重也武氏負九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入受顯冊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
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文姜哀姜與聞弑武氏未嘗弑也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武氏立君宗廟猶未亡也罪已
當絕況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邪天惟如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
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公十八年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文姜文姜
告齊侯使公子彭生拉公脅而殺之哀姜預弑二君哀姜曾莊公夫人也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薨子般立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慶父又使人弑之慶父通於哀姜其弑君也哀姜預知
之聖人例以孫書莊公元年經曰夫人孫子齊閔公二年經曰夫人姜氏孫子邾夫人文姜也魯人綱以張柬之哀怨
責之故出奔夫人姜氏哀姜也預弑故與慶父皆出奔內諱奔謂之孫孫讓而去也○孫同遜綱
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唯
國號曰唐○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今廣東綱以楊再思同三品○姚
元之為亳州刺史目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鳴咽煙流涕桓彥範張柬

綱鑑易知錄卷之四十一 唐中宗

復立韋氏
為皇后

去草不去
根
彼猶机上
肉

雙陸點籌

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刺史。**綱**復立韋氏為皇后。賜后父玄貞上洛今陝西西安府洛南縣王。**目**上之遷房陵州即房州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見四二卷六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綱**以武三思為司空。**目**一張之誅也。洛州見上長史薛季昶唱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漢呂后時呂產呂祿比武三思猶在。去上聲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左傳莊公六年若不早圖後將噬臍謂口齧腹臍喻不可及也不從。上女安樂公主今陝西臨洮府狄道縣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没入掖庭。宮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見四二卷三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博具也而自為去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朔勸上誅

敬暉等以
崔湜為耳
目

鄭愔謁武
三思

五王

五王不知
人可恨

諸武不聽上遂以三思為司空同三品綱二月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綱以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

徵武攸緒見上卷第十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綱夏五月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

其政事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殖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

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陰諂事

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

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

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

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

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

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

己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脩復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

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致堂胡氏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

宜天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議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

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誣乎惜乎五王之忠而智不及

此其受禍宜哉綱以宋璟為黃門侍郎綱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祝

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言太后既歸政於子明君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

楊元琰請
棄官為僧

洛水溢

河南北十
七州大水

魏元忠捧
制感咽涕

公主開府
置官屬
僧道並加
五品階

不見產祿之事卷四十一。綱以楊元琰為衛尉卿。目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

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

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綱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綱洛水卷四十四溢。流二千餘家

綱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綱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上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綱皇太后武氏崩。目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上居

諒陰。居喪之次。以中書令魏元忠九月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

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目出曰涕。鼻出曰泗。見者

曰。事去矣。致堂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是以義為重。以利為輕。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于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心焉。卒為三思所陷。客客循默。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根也。慈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綱丙午二年春正月。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太平武后女。安樂韋后女。綱二月。制僧慧範

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置十道巡察使。綱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目初宋

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今廣東道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

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

當今湖廣襄陽府均州承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綱大置員外官。

目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

袁楚客以書責魏元忠

魏元忠自端州

即高要見上第四

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今河南開封府酸棗縣尉

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

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

崇長緇衣

僧道也

借勢納賂三失也俳牌戲也優倡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

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

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

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綱夏

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見上卷二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

司馬綱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彥範瀧州今廣東肇慶府

德慶州東之新州

今肇慶府新興縣

恕已實州

今廣東高州府信宜縣

玄暉白州

今廣東梧州府博白縣

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綱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綱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

綱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同於天津橋在河南府城西南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

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

經推鞠前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襄襄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

州玄暉於古州崔湜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

五狗

李元紘判
碾磴

太子起兵
誅武三思

先為五王所惡。敗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奏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執彥

範暉恕已皆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

間猶言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

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

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此本永新劉氏曰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咎暉等也惡冬十月車

駕還西京。綱十一月以實從一為雍州刺史。目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屬所以磴

殺出雍州見上司戶李元紘宏判歸僧寺。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改名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

日南山在西安府城南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綱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明發天子在上

稱兵何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

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若夫兵潰而死天固不使中宗得有其子也

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見上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

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見上三

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

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隸左右羽林初太宗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為千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

騎後中宗增為萬騎